

时代掠影

SHI DAI LUE YING

1988 年的背景音乐

1988年来了。

关于这一年，有很多背景性的记忆，大的不说，只说流行音乐和文化方面的，比如崔健。这个名字和他的音乐怎样响彻在 1988 年的中国上空，以至后来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影响整个一代人的成长，我至今也不甚明了。暴躁，愤怒，迷茫，人文关怀，理想主义，政治波普……这全是那个时代的产物。

崔健很聪明，他把着时代的脉搏，就像医生一样，问问家里的情况，平时饮食怎样，甚至开两句无关痛痒的玩笑。他知道病根在哪里……可是他突然间发怒了，简直莫名其妙。人们受惊吓了，人们从未遇见过这样的“医生”。他年轻，体力旺盛，曾有过热情和理想……他也许在说，我也是个病人，和你们一样，我不幸福，每天受到伤害。

他需要被关怀，他像孩子一样委屈，他的思想脉络清晰，他的话语无厘头。毫无疑问，这是个极具魅力的年轻人。他是幽默的，嬉皮的，可是他拎得清，冷不防说了句玩笑话……可却是真话。青年人激动了。只有他们能理解崔健，把他奉为圣贤。从前，这一代孩子也是老实巴交的，听话，温良，顺从，如果时代不变迁，他们大抵是要读着马列主义长大的。可是这中间经过缓慢的成长，革命，旧思想的死与衰亡……一下子到了八十年代。

身处其中的人们很难理解八十年代，它就像幸福，像身在福中不知福。幸福从来是用作回忆的，幸福不是现在时，从来不是。

各种新思潮来到了八十年代，卡夫卡，萨特，康德和叔本华……挤满了中国青年略嫌单纯稚嫩的头脑。他们不满足了，开始反思，批判。是啊，谁都知道反叛能带来快感，做一个特立独行的人，远离平庸。——做一个思想者，做一个受伤的时代英雄，这是何等有面子的事啊。

身处其中的人们很难理解八十年代，它就像幸福，像身在福中不知福。幸福从来是用作回忆的，幸福不是现在时，从来不是。

我们权且不问他们为什么反叛，为什么迷茫、不快乐，就当是青春期的体力发泄吧。无聊，想使坏，总得找一个强有力的借口，那就是时代吧。

这个时代充当了冤大头。一个健康活泼的年代所带来的思想解放是难免的，而崔健则当仁不让地充当了启蒙者。他是个急先锋，他手里扛着时代的旗帜，他说，不是我不明白 这世界变化快。

他当然是明白的，我们以为他不明白，所以我们激动了。在这样一个时代，你只要发出一声异质的呐喊，你说你不明白 你有很多疑惑 你迷茫 这准不会有错。这会被视为时髦，引来群龙呼应。

崔健就这样传至1988年我的家乡小城。常常在校园里，我们看见一些男生趿着拖鞋，端着瓷碗走往食堂的路上，唱起了《一无所有》。他们干吼了一声唱道 我告诉你我一无所 我要让你跟我走……

我倚在廊柱上听着，微笑着，我以为自己是心领神会的。

我也喜欢崔健的另一首歌 叫做《从头再来》 至今也未听过，只是无意间从一个女同学带来的一张磁带纸上看见了这首歌词，欢喜不已。我把它抄在一个新皮面本的首页上 每天看上一遍 把它当诗读。现在 皮面本早就丢了，可是歌词还记得两句，大意是这样：

在这样一个时代，你只要发出一声异质的呐喊，你说你不明白，你有很多疑惑，你迷茫，这准不会有错。这会被视为时髦，引来群龙呼应。

我脚踏着大地，我头顶着太阳
我装作这世界唯我独在……

这是何等的英雄气概。一个大时代里的平民英雄，有着罕见的孤独豪情，可是也只剩下了豪情。

那时我们还来不及触及罗大佑，在稍后的几年，听到他的《恋曲 1990》，也许我应该更喜欢罗大佑，因为他的温文。他是忧伤的，可是不喜欢忧伤。我自己就是忧伤的，骨子里有着难以遏制的小资情调。自己也意识到了，很不好意思，总是立意纠正着。

我们每个人都是忧伤的，可是忧伤没有用处。

我喜欢有用处的东西，物质的，看得见的，日常生活的。在这一点上，我和八十年代是格格不入的。我也不以为自己属于八十年代，我在九十年代长大成人，形成了那个年代里所特有的重实利、自私、靡顿。有一些道德良知，要面子，做起事来优柔寡断。经过十年的狂躁发展，社会稳定了，虽也在向前走着，可是老实了许多，人不再是狂妄自大了。他们开始意识到自身的弱小，处事谨小慎微。

我想这是对的，永常的人世恢复了它应有的面貌。

我未尝不知，把人和时代放在一起分析，颇为牵强。人是个体的人，而时代是不负责的。我始终认为，时代是虚

人是个体的人，而时代是不负责的。

妄的，每十年一个时代，虽车轮滚滚地向前跑着，可是再隔三五十年回头看 时代又回来了 新的一茬人 新的楼房 旧的时装样式，似曾相识的生活习性，旧思想……这其中有一些亘古不变的东西，源远流长着，在新时代里换了一副和善面孔 卷土重来。

说起1988年的流行音乐，我们也听齐秦和王杰。——这也许是稍后两年的事了，我不记得了。内地的听郭峰，五月歌咏会的时候 合唱《让世界充满爱》全班同学站在舞台上 统一服装 男生白衣黑裤 女生白衣黑裙，一首歌唱得花样繁多 先是由两个男女生领唱 然后合唱 交叉唱 还要晃着身子，形成一种参差之美。

我那时已经不天真了，总觉得这类做派让人汗颜。不过我还是合作的 张着嘴 只是不发出声音。我嗓音低沉 不清脆，听起来不像女生。初三那年，语文老师让女生们朗诵课文 再由男生朗诵 最后他总结道 女生的声音清脆 像潺潺流水。我不由得想到了小便的声音，听来也不过如此。

我想我是自卑的，我是最无个性的学生，长相平庸，成绩也不出众。整天精神涣散，身体处于游离状态。我希望所有人都忘掉我的名字，走在人群里立马就消失。我很听话，厌恶户外活动，课间操能逃则逃。下课时竟懒得上厕所，总是伏在桌上睡觉。我很少说话，同桌的一个女同学也不爱说话，整整一学期，我们沉默着，呆坐在课桌旁，就像陌生人。

这是早些年的事了。到 1988 年，我的性格略有变通。我开始和人交谈，有三五个好友，一起讨论人生、理想等方面的问题。我常常皱着眉头，对人事我有自己的思考，我意识到了，心里很快乐。我们也看电影画报，从上面得到零星的流行元素，哪个女演员漂亮，哪个女演员有气质。

那时候，我们已注意到“气质”这个东西。什么是气质呢？我们也说不清楚。我们说：刘晓庆是漂亮的，可是潘虹和陈冲就有气质。我们喜欢气质。我们看她们怎样穿衣服，怎样搭配，一点点牢记心间。在不久的将来，这于我们是有用的。

我们也搜集明星贴纸，从校门口的小摊贩手里一买就是五六张，有张国荣、刘德华、张曼玉、刘嘉玲……把他们粘在课本的封皮上、扉页上。我们尤其喜欢林青霞，常常为她的清纯和气质叹服，课间十分钟，几个女同学聚在一起，围着课桌看林青霞的照片，边看边说，有时会尖叫着，笑倒一片。

我从此看到我性格里的另一面，温暖的，通俗的，它是属于“人”的那一面。在 1988 年的夏天，正一点点地呈现出来。我想我是长大了，梳着麻花辫，穿着布衣裙。那时我还戴着眼镜，很笨重的学生镜，架在鼻梁上，一不小心就会滑落下来。

我从来不是个活泼的女生，枯燥，寡言，可是没有人知

我从来不是个活泼的女生，枯燥，寡言，可是没有人知道在这张像被雨水淋湿的茫然呆滞的面孔下，曾有着多么敏感、耽于幻想的心。

道在这张像被雨水淋湿的茫然呆滞的面孔下，曾有着多么敏感、耽于幻想的心。

听歌我能听出眼泪来。1988年似乎有一首歌叫《我祈祷》 优美 深情 我最听不得男人的深情 可是在黄昏的房间里，我一遍遍地放着这首歌。

我蜷缩在角落里，看着光线从西窗上一点点地落下去，而夏日如此盛大，我睁着眼睛，呼吸着，感觉到心一点点收缩得疼。这就是我成长的一部分背景吗？一首情歌，唱着古老的男欢女爱 忧伤 纠缠 沉到骨子里。1988年的我还来不及体会爱情 我是那样一个单调、苍白的姑娘，了无生趣。可是听着歌，我觉得自己快要哭了。

我忧伤之极 且富有情感。我喜欢戴望舒的《雨巷》 因为他把姑娘比做“像丁香一样”，我喜欢的还有很多，老电影，老歌，分离的、来不及实现的爱情。我喜欢一切短暂的、来不及实现的东西，淡淡的伤怀的情绪，无边无际的，捉摸不定的。

像所有少女一样，我正在成长，可是亦懂得了怀旧。我常常就哭了。春节时和弟弟贴对联 我缩着脖子 袖着手 把糨糊夹在手肘里递给他，我说，今年又长大了一岁。我想我是伤感的。家里有一盒苏小明的磁带，还有邓丽君的磁带，成方圆的，朱明瑛的……它们流淌在八十年代的空气里，流淌了很多年，而我和弟弟是听着这些歌长到了1988年。

我喜欢一切短暂的、来不及实现的东西，淡淡的伤怀的情绪，无边无际的，捉摸不定的。

在这一年里，还有一首歌叫做《小站》，歌者好像是常宽，现在不太有人记住他了——能记住他的肯定是我的同龄人，在我们年轻的时候——同一时间段里，偶尔寻着这盘磁带，并喜欢上了它。听着这首歌，我眼前总浮现出两列反向而驰的火车，在一个小站停下了，车窗旁坐着两个男女，他们注定是要失之交臂的。在这小站相遇，在四目相视的那一瞬间，心微微动了一下，然而火车开走了。

对面火车上的那个人……也许是自己人，可是错过了。在以后漫长的岁月里，虽平安，看着儿孙满堂，可是一天天地迟钝；这一生总的来说很吃力，也不知为什么，越想越觉得不对劲。而很多年前那次火车小站的邂逅，那个萍水相逢的陌生人……就这么轻轻一瞥，擦肩而过——也许他们早就忘了。

《读者文摘》的气味

我对于青春年代的记忆之一，就是酷暑天，手里攥着钱，到离家不远的街头小报亭买《读者文摘》。永远记得那青白的天，我一个人在太阳底下走着，影子很小，神情快快。有十六七岁吧，典型的中学生模样，穿着家常裙衫，趿着拖鞋，镜片后面是一双茫然空洞的眼睛，静静地睁着，百无聊赖。

我记得整个暑假我都在昏睡，醒来的时候，头顶上的电风扇吹着热的风。太阳在窗外的世界晒着，也不知是哪一

我对于青春年代的记忆之一，就是酷暑天，手里攥着钱，到离家不远的街头小报亭买《读者文摘》。

天，何时何辰。有时会被蚊蝇弄醒，我把手臂一摔，很生气了，跳起来去捉拿。是那样一个处于日常生活中的人，可是与日常完全失去了接触。如果说，十五年前的我身上有某种气味的話，这气味就是《读者文摘》的气味，与现实隔着一层，轻性的，温凉的，像动人悠长的一声叹息，可是没有用处，也无关痛痒。

十五年前的我身上有某种气味的話，这气味就是《读者文摘》的气味，与现实隔着一层，轻性的，温凉的，像动人悠长的一声叹息，可是没有用处，也无关痛痒。

十六七岁 大约正是开始看《读者文摘》的年纪 知道它的好处，并常常被这好处所感动。那些微妙的人生感悟，格言警句，讽刺和幽默，读起来清新流畅。林语堂和周作人一路继承下来的文风，在这里稍稍变异，得到了宣扬。千字左右的豆腐块文章 几乎篇篇都是美文 从用字、意境 到叙述口吻 表达上更接近于“文学”。这一时期的《读者文摘》充斥着浓郁的文艺腔调，我想，这是因为它的身后立着八十年代强大的文学气场。从上面我们常常能看到早期朦胧派诗人的代表作品 舒婷的《致橡树》 北岛的《回答》 顾城的《一代人》等。这是较为雅驯的一面。

然而《读者文摘》不是文学杂志，它只是一道制作精良的拼盘，把人生的方方面面网罗其中，形成自己独有的说话风格 温和 智慧 有见地。说的都是人生的世故 普遍大同的道理，日常生活夹缝处一些可爱而可怜的故事……这些故事也许我们并未亲身经历，可是够了，我们听着，点着头，偶尔搓搓手，一直微笑着，这微笑里有感同身受、爱和宽容。

鼎盛时期的《读者文摘》它的好处就在于制造一种“人生况味”。听说话人的口气，像一个饱经沧桑的老人，经历过伤害、劫难，人世的一切风尘……他很想拿它出来抖一抖，可是说一会儿就忘了；听者是一个年轻妇人，而且美丽，他笑着打量她，取出烟斗在腿上磕了磕，琢磨着该怎样说两句调情的话。是个老顽童，天真开朗，宽厚豁达，有一些深邃的人生见解，可是不愿意多说，因为懒得说。这是典型的《读者文摘》的气味，温暖，隽永，有些许的光亮，可是看得见忧伤。

《读者文摘》的忧伤是一种经过润色的忧伤，你不能说它假，它只是单表一个故事，提取筋骨，把它脱离了强大的现实语境，所以它的忧伤是小忧伤，单薄，没有背景。就像流行歌里唱的：

我亲爱的姑娘，
她去了远方，
在很久以前的那个黄昏
在那个黄昏……

当然，谁都喜欢忧伤，因为它不值钱，不痛楚。一个人坐在春天的河边，托着腮，想起年轻时的往事，这就是忧伤。这意象被反复运用，从流行音乐，到古老的情诗，到《读者文摘》，屡试不爽，直至广为传颂。它就像一场流行病，谁被传

《读者文摘》的忧伤是一种经过润色的忧伤，你不能说它假，它只是单表一个故事，提取筋骨，把它脱离了强大的现实语境，所以它的忧伤是小忧伤，单薄，没有背景。

染，谁都觉得荣光。归根结底，忧伤是属于文学的，就像快乐属于理想、忍耐属于现实一样，这两者难以协调，就有了文学的忧伤。我甚至认为，忧伤只在文字里。它挑起了人类共有的一根神经，引发他们对过往时光诗性的回忆，这里头有顺从、妥协、向往、逃避，以至无聊。人们常说“美丽的忧伤”，这不是指忧伤本身，而是它的皮毛——是千百年来附加于这个词语身上的那层人文光环，它是诗意的，软性的，因而也是浮面的，上够不着理想，下抵不着现实。

人们常说“美丽的忧伤”，这不是指忧伤本身，而是它的皮毛——是千百年来附加于这个词语身上的那层人文光环，它是诗意的，软性的，因而也是浮面的，上够不着理想，下抵不着现实。

《读者文摘》里也有底层生活的描写，关于小人物，艰辛，风尘仆仆的生活……然而此生活不是彼生活，在这里，我们看不见“原生态”看见的只是被过滤的现实，像摄影师加在镜头前的柔光片；又像是一扇纱窗，风吹进来，把泥沙挡在了外面。我们隔着纱窗看风景，看见活泼的街市，阳光，许多人在阳光下走着——我们看见他们的脸，平安而生动，脸上细细点点的小麻子——这是纱窗的小格子——可是我们看不见他们的内心。

《读者文摘》有着舒缓从容的叙述语调，于娓娓道来中发现所谓“人生的真谛”。我们常常能看到“落花之美”、“蓦然回首”这一类的句子。它有市井气，可是它的市井气已洗脱了油烟，像一个拾掇干净的女子，端庄地说着话，看那眉目神情，你只知道她是可亲可爱的，你不会知道，她身后还站着一大群孩子，贫困，恶毒的诅咒，拳脚相加。说来奇怪，

那些公允调和的‘副刊’文章一经《读者文摘》转载，便生出了另外一种气味，这气味是淡雅素朴的雏菊的清香。又像有一种颜色，是暖色调的，沉着的黄金的颜色，人在里头幸福地打着盹，阳光一点点地浮现上来。我喜欢看上面的插图，小花，小人物，线条简单明朗；小字体排列，装帧倒是普通的。

至今我还能记得《读者文摘》里的许多小故事。其中一个讲的是一对母子，多年来一直过着幸福的生活，有一天家里突然来了一位男子，母亲介绍说：“这是你父亲，他刚从战场回来。”孩子才五六岁吧，他不知道父亲是谁，可是他吃醋了。一连好几天，和母亲躺在一张床上睡觉的不再是他，而是那个男人；他看见他在院子里劈柴，母亲一旁看着他，静静地笑。母亲开始打扮自己了，她从未像现在这么漂亮过。她心情很好，常常哼小曲儿，有时会默默地流泪。有一天，他推开卧室的门，天哪，他看见他们在拥抱，他生气了。他拒绝和这个男人说话，拒绝他的手、怀抱、糖果和玩具。他有意和母亲亲昵，腻在她的身上，要她抱。他说话声音很大，很不在乎。他常常打断他们的谈话，母亲呵斥他。他哭了。他看见那个男人朝母亲挤眼睛笑。他最受不了他的笑。他觉得自己应该行动了。第二天早上，他来到母亲的床边，趁那个男人上厕所的间隙，他对母亲说：“妈妈，我要娶你。”

真是很可爱的一个故事，温馨，人情味，孩子气。典型的

《读者文摘》风格。

还有一篇叫做《夏日的最后一朵玫瑰》，单记住了这名字 故事倒有些模糊了。印象中是一个女子 美丽 病态 孤独。她得了绝症，不久就要死了。整个夏天她都坐在临街的窗前弹琴 弹的是《夏日的最后一朵玫瑰》。也许她穿了件黑丝绒旗袍，苍白的脸上有冷傲、与世不久隔绝的神情。年龄 身份不详。只知道死到临头 还在爱着 爱生命 爱人类 爱自己。但我知道 这一定是个不可爱的女子 假模假式 矫揉做作。我不喜欢这故事 太假 明显为故事而故事。如果一个人在临死之前，能有幸弹上一段钢琴，弹这《夏日的最后一朵玫瑰》 经历这玫瑰一样的时光 生命 死亡……可是我讨厌这样的死亡，太洁净完美，没有烟尘气。我更希望看到钢琴之外 她的蓬头垢面 很多天没洗澡 腋窝里有异味 从前的情人上门来讨债……这就是生命，邋遢，纠缠，没完没了。可《读者文摘》拒绝这样的生命故事。整个杂志的空气太干净 有洁癖。现实这东西在它的打理下 擦擦洗洗 末了只剩下一桩美丽空洞的躯壳。

也有好的。有一篇讲的是肯尼迪家族，祖父是个有钢铁般意志的男人，有上进心，可是好色暴躁；祖母含辛茹苦拉扯大十几个孩子……一篇白手起家的故事，关于梦想，勤劳 美洲大陆 第一代移民。这一类的“发家史”谁都爱看 因为蓬勃 健康 明朗。——和中国的又不同 中国人的“发家

如果一个人在临死之前，能有幸弹上一段钢琴，弹这《夏日的最后一朵玫瑰》，经历这玫瑰一样的时光，生命，死亡……可是我讨厌这样的死亡，太洁净完美，没有烟尘气。

史”大多是“心酸史”格调低沉。可是这里只有向心力、个人意志，活色生香的人物魅力。

商业方面的讲到摩根和福特，他们的普通人的生活，节俭、孤独、可爱的小怪癖、治业思想。讲到诚信、踏实，如李嘉诚；讲到智慧、开拓进取如索尼公司。还有许许多多小推销员的故事，机智，百折不挠……我想，这对于读者有着积极的借鉴和引诱作用。

我喜欢看文艺类的，如梵高传记。并不都是从《读者文摘》上也还有别的途径让我了解到这一类人的生活。那个叫做阿尔的法国小镇上，黄色的向日葵盛开。一个潦倒背运的男人就住在这里的小阁楼上。他一生贫困、卑贱，也曾去过巴黎，可是很“不像”。所有人都穿燕尾服、叼烟斗，以向贵妇人争宠为荣……这是艺术家们的巴黎：沙龙，诵诗会，爱情，浪荡生活。可它不是梵高的。他形容委琐，不善言辞，到处遭人嫌鄙。总而言之，巴黎生活一定打击了他。他自卑极了。一生都在怀疑中作画。女人方面只敢结交村妇和妓女。生命中的最后几年，迫于贫病交加，他来到小镇阿尔，痲病把他折磨得快要疯了。他在等一个叫做高更的朋友，虽然等来的不过是打架、决裂、分手。他割下一只耳朵跑回家。几个月后，他在麦田里开枪自杀。在他身后，绿色的麦子，像黄色的向日葵一样，生之灿烂而饱满。而阿尔小镇上的阳光炽热明亮，恍若恣意鲜活的生命……这本传记不知看过多少

在他身后，绿色的麦子，像黄色的向日葵一样，生之灿烂而饱满。而阿尔小镇上的阳光炽热明亮，恍若恣意鲜活的生命……